

阅 读 调 查

网络时代青少年阅读行为的社会学研究

作者王惠

海 南 出 版 社

阅读调查

——网络时代青少年阅读行为的社会学研究

作者：王惠

海南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基于对阅读和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之间关系的思考和关注,本人用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具体为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等),以分层定点抽样为主的方式,对海南省海口市市内初中一年级到大学四年级(跨度为10年)的青少年人群在网络时代这一大背景下的阅读状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本书从对本次调查所做的科学的数据处理和结论分析入手,对以海口市青少年为代表的处于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青少年人群的总体文学阅读状况进行了分析;并且从不同读者体现出的不同阅读倾向和阅读习惯中,离析出了产生这种文化差异的学校和专业、家庭和社会阶层、历史和地域以及性别和民族等等因素;进而分析了有不同阅读取向的青少年人群在人生理想、人格特征和行为方式上表现出的差异。另外,本书还对网络时代青少年的文学阅读和文学变迁、文学阅读和语文教育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虽然对于本次调查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结果和种种差异的意义本人目前尚不曾探究,但本书力求描画一幅社会学视野中的网络时代青少年文学阅读全景图,建构起青少年的阅读行为和时代变迁、社会文化变迁之间的关联,并由此为有关部门和有关学者的思考和决策,为学校、家庭以及整个社会的人文氛围的涵养提供参考依据。

ENGLISH ABSTRACT

Out of personal concern and reflection upon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ding and the age we are living in, the author has employed in this book empirical sociological methods (includ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survey)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reading behavior of a group of young people in Haikou, Hainan Province, in the age of computer networking. The samples in this study were chosen from 6 schools. They range from first yea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fourth year university graduates (the samples' grade has a span of 10 years). In order to present a comprehensive outlook that is methodically sound, samples were deliberately chosen from each grade.

This book is written on the basis of a scientific analysis of empirical data collected from a number of surveys. Taking young people in Haikou as the focused group, it endeavors to analyze and generalize urban young people's reading of literature, who have found themselves deeply situated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 surveys conducted by the author have shown that different readers have different reading orientations and habits. Inspired by this finding,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various factors, namely school and profession, family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history and

geographical locality, gender and ethnicity, that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these cultural variations in reading literature. The author further explores the distinctions manifested in the goals of life, personality traits, and behavior, of young people who have different reading orientations. Furthermore, the author also studies issues like th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young people's reading pattern, changes of literary genres, and language education, etc. Although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and the manifested differences do not lie in the defined area of our study, the author has attempted to show preliminarily a comprehensive picture of how young people read literary works in the age of computer network from th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to restructure the dynamics between reading behavior and socio-cultural changes. The author hopes such attempt could provide useful insights into how to successfully create a humanistic environment in school, family and even society for policy makers and concerned scholars.

前言 一个人的阅读史

1

前言 1 阅读和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

1

前言 2 关于文学社会学以及本次海口市青少年文学阅读状况的社会调查

10

第一章 读者、观众和网络漫游者——网络时代青少年的阅读群像

1

第一节 网络时代, 青少年的阅读活动总量较少

3

第二节 在青少年较少的阅读活动中, 文学性的阅读所占不多

7

第三节 在青少年有限的文学阅读中, 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所占比重微小

12

第四节 在青少年极为有限的经典文学作品阅读活动中, 谈图、读屏的阅读方式逐渐增加, 传统纸媒的阅读渐次减少

15

绪论

22

第二章 读者的生成——影响青少年阅读状况的因素分析	25
第一节 学校：人文环境和专业个性对青少年文学阅读的影响	28
第二节 家庭：养育环境和经济状况对青少年文学阅读的影响	39
第三节 社会：时代变迁和地域特色对青少年文学阅读的影响	53
第三章 性别因素和文学中的两性形象问题	63
第一节 青少年阅读活动中的两性差异	63
第二节 文学作品中的性别形象期待视野	70
第三节 当今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媒体形象	75
第四章 青少年文学阅读和现代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趋同问题	86
第一节 青少年文学阅读中的民族性调查	86
第二节 现代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趋同问题	91
结论	96
第五章 读者的自白——读者不同于观众和网络漫游者的人生理想、价值观念和行方式	98
第一节 不同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	101
第二节 迥异的审美情感和文学趣味	107
第三节 有别的行为方式	111
第四节 差异不大的交往方式和休闲方式	116
第五节 大异其趣的阅读方式	119
结论	128

第六章 爱读的书、想读的书和读过的书	130
第一节 爱读的书	131
第二节 想读的书	143
第三节 读过的书	153
第七章 新时代的“读书无用论”	159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61
第二节 一次关于“读书之用”的座谈会	167
第三节 一场关于“读书之用”的辩论赛	174
第八章 文学阅读与语文教育	181
第一节 文学、阅读与语文教育	182
第二节 语文教育中的文学教育面貌	194
第三节 文学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	199
第九章 永恒的读者——网络时代青少年文学阅读的对策性研究	204
第一节 网络的美学分析	206
第二节 阅读的重要性分析	219
第三节 网络时代青少年文学阅读的对策性研究	224
结束语 社会视野中的文学阅读	228
参考文献	240

一个人的阅读史

(代序)

耿占春

一个不知被人重复询问了多少次的问题，总会在惶惑和脆弱的时刻，在睡与醒之间冷不丁地钻出来：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我还在这儿，在午后两点钟？无论是问题还是回答都已经毫无新意。在生活的间歇时分作为一个耳语一样的疑问被听见，然后被遗忘和回避，然后继续生活。一个人似乎必须回避某些真实的事物或真实的境遇，才能够有足够的勇气生存下去。因为面对真实境遇的时候，一个人会是那样的脆弱，不堪一击，任何一点真实的感受似乎都足以给他带来灭顶之灾。另一个经常出现在心中的疑问就是“为什么你还要写作”？当写完一个东西之后或者想再写一个东西时，甚至有时候一个问题似乎是一半，这个疑问就“噤——”的一声出现了。这和头一个问题似乎是相同、又似乎是不同的，都是老掉牙的问题。当然我知道，这个问题和对它的回答也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对我来说，有时候会突然间发现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个孩子，是作为文学作品的一个幼稚的读者，这个孩子是我自己。

说白了，我对自己的写作不满意，不是因为我认为它不够水平

附录

附录 1	海口市青少年人群阅读状况调查问卷	243
附录 2	海口市青少年人群阅读状况调查统计总表	259
附录 3	近 20 年中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 20 本书	264
附录 4	观察：今天你读什么书？	265
附录 5	访谈实录	270
	之一 大学生如是说	270
	之二 高中生如是说	279
	之三 初中生如是说	282
	之四 中学教师如是说	284

后记

288

(当然不够)，不是因为许多人写得比我好，我对自己的写作不满意，因为我曾经是一个极为幼稚的读者时，文学所给予我的印象和给予我深深地满足。最初把我吸引到文学中来的那种魅力，在我自己的写作中已经遥不可及。想到自己写下的那些东西，我总是产生一种疑问：这难道就是我当初想写作时所渴望表达的东西？为什么文学写作没有让我接近那些美好的事物，反而日益遥远？在所谓追求真实、生活在真实中的愿望下，那些美好的感受已经越来越遥远了。看看眼下：美好是那么的不合时宜。

我想起一盏灯：一点橘黄色的小火苗在穿堂风中摇摇晃晃，有时我不得不伸出一只手捂住风吹来的那一侧，我嗅到一股煤油味，油烟熏黑了鼻孔，但此刻这个孩子所呼吸到的空气绝对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文字所构成的世界。刚上小学三年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对一个孩子来说这就是放了长假。而我当时能认识的字也刚好可以开始阅读那些并不深刻的文学作品。我能够找到和能够理解的文学的确不算是深刻，但比起社论和最高指示来，它们有趣而充满人情味、想象力，对双重贫困的生活来说，这些作品已经足以构成一个孩子的“另一个世界”了。我和一些孩子私下里阅读的书是这样一类已经破破烂烂的书，它们一律都是被禁着的书：《百鸟衣》、《阿诗玛》、《边疆驱歌》、《春天来到鸭绿江》、《开花的草原》、《维吾尔族民间故事》、《新儿女英雄传》……等等，这会是一个随着回忆而展开的极其漫长的书单，而且这些书今天我也不会把它们推荐给

我的孩子或者我的学生去读了。这些书的单纯甚至幼稚（决不是说其中的作品没有文学价值，尤其那些民间叙事诗和故事，仍然具有永久的魅力）正好适合孩子比较单纯稚嫩的胃口。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学作品总是一律体现了一种十分美好的感情，是的，至今仍然是一种美好的阅读记忆。毫无疑问，它们就是一个孩子的名著。

最初体味到文学的魅力，是因为文学比生活世界美好。比真实的世界更让人感到满足和可以信赖。文学阅读就像是我的白日梦。《百鸟衣》和《阿诗玛》里的爱情是如此纯真，《红楼梦》里的女孩们是这样可爱知心，连她们的痛苦都叫人心醉神迷。阿诗玛，乌云其其格，小水……，她们恍若生者，并且唤醒了一个孩子对世界最温情的想象，她们是他自发的情感教育的媒介。对这个孩子来说，她们不是子虚乌有的人物，而是存在于世界的某个地方，而他似乎朦胧地知道，也是他的阅读给予她们再次的生命。有时临到书的结尾（许多书他已经读了不止一遍），他会突然产生一种不忍阅读下去的痛苦：黛玉又要在我这里、在此刻咳嗽着香消玉殒了。似乎他只要不再读下去，她的命运就会改变或者被重写。

漆黑深夜的乡村里的一盏煤油灯，为了节省油，不能把灯芯拨得太亮，再说家人都已经入睡了，但这个孩子作为一个文学读者是如此地富足，内心如此丰盛，这些书是真正的灯。这些书开始照亮他的内心。就像一个俄国作家金所说的，在俄罗斯，作家是神，大家从他那里等待故事的结局，等待他最后的审判和天国，因此，我

们在严寒的冬天可以不买一双袜子，让严寒冻坏脚板，但不能不买一本书。就像在莫斯科被围困时，有人是靠了一本书活了下来。一个法国女作家谈到的那个犹太女子埃蒂，她在死于集中营之前，留下了一本《日记》。她曾经坐在犹太会馆一个狭小角落的垃圾箱上读诗人里尔克。她说，这一行为使得犹太人向焚尸炉的行进变得像一种使命。这真是一种地狱里的循环。埃蒂读着里尔克，直到死去，里尔克拯救了她，但她也拯救了里尔克。自始至终，阅读是献给写作的礼赞。“有时候我梦见”，伍尔芙曾经在一篇演讲稿上这样写道：“最后审判日来临，伟大的征服者、律师与政治家们来接受他们的奖赏——他们的王冠，他们的月桂，他们的名字深深刻在不会腐朽的大理石上——当他看见我们腋下夹着书而来，全能的神将转向彼得，并非不带一点羡慕地说：‘看，这些人不需要奖赏，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们，他们已经爱上阅读了。’”这是我见过的给予阅读最高的礼赞。

难道我们只能在饥饿、寒冷与绝境中才有真实动人的阅读？每天，一觉醒来都怀着对书籍与阅读的饥饿。是的，就像这些人，我们小时候生活得很窘迫，但阅读那些小说就像是吃点心，甚至好像是在享受盛宴。有时候带着欲望的温暖进行秘密地阅读，有时倒吸着一口凉气密谋般地阅读，或者像一个智者那样去阅读，或者像一个无知者带着阅读的饥饿到处寻找着书籍。那时我还不知道有里尔克或者伍尔芙这样的作家，但那时肯定已经体验过伍尔芙所描写过

的阅读状态：“有时我想，天堂就是持续不断、毫无倦意的阅读。”我想阅读给过我们天堂般的感觉，完全消除了我们身外的现实世界。或者至少使它的存在变得不那么重要。书里的世界是更真实的世界。正像我那时还不知道的诗人狄金森的诗歌中所颂扬的阅读：

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

也没有一匹骏马能像

一页跳跃着的诗行那样——

把人带向远方。

正如狄金森所说的：这条路最穷的人也能走，没有通行税，何等节俭的车，“承载着人的灵魂”——一本书带着一个孩子在逃离这个世界。这样说并不是这个孩子真的遗忘了世界的苦难和他自己的屈辱生活，他不可能在一本书里彻底躲避他的命运，或者真的以书为鸦片，选择了虚构的世界而遗弃了身边的世界，阅读是他的坚持，以对抗眼前的厄运。他作为一个读者探询世界，坚守着他提问与怀疑的权利，在看来没有希望的处境中坚守着他他对世界的想象力。

一个孩子的名著所展现的世界是一个天真无邪的世界，或者说，这个世界尽管有邪恶，但重要地是，这些世界中的美好、善良与丑恶总是被区分得黑白分明，这是一个光明与黑暗对立的世界，一个毫不含混的世界，一个摩尼教一样的世界观：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真理与谬误被区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两类截然不同的人扮演这样对立冲突的世界戏剧。有些人本质上就是善，而另一些

一生下来就相反。在这些作品中，没有灰色区域，最多有一些人比较愚蠢，不是总能够区分清楚善与恶。这些作品是一个童话般的世界观所看见的童话世界。因为美好、善良与光明的事物总是取得胜利，而愚昧的人总能够受到惊醒一般的教育。这个世界是一个光明的世界，一个没有阴影的世界，它深深地满足了一个孩子的心。这个世界有对立和冲突，然而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本身却没有什么对立冲突。这个世界有善与恶的冲突，然而对善与恶的意识本身没有冲突，叙述这一切的语言文学自身也没有内在的矛盾冲突。

这个读书的孩子在饥饿的世界中长大，然而他却并不很知道满足他内心的事物与此有关。他也不知道有一些人正在按照他们从这样的书里所获得的美好的理念去动手改造世界。而且越改越糟。这个书外的世界却成了书本世界的拙劣摹本。他的感情世界生活在文学天真浪漫的乌托邦里，他的实际生活却在一个“反面乌托邦”里。这是人类的伟大事务中常常出现的无限循环：天国和地狱的一种循环。慢慢地，他长大了，不再读这些孩子的名著，他开始了解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善恶二元的世界。他不再能够简单地判断一个人或事是对还是错，非此即彼变成了或此或彼。他阅读大量的真正的名著，尤其是现代作品。他知道，孩子时代的名著的世界是那样的单纯而天真，是那么地不深刻。更重要的是：这些简单的世界观和逻辑之中隐藏着疯狂的人类热情，也隐藏着世界的不幸与灾祸。就像基尔凯戈尔反对安徒生作品的理由：这些童话天真幼稚、浪漫而

感伤。并且妨碍我们对世界的真实的认识。

20 世纪的文学名著中能够满足一个孩子的单纯、天真而浪漫的作品，或者说满足人对美好事物、美好感情的作品越来越少了。也许除了前苏联时期的一些作家，比如普宁（尽管他是一个流亡者），帕斯捷尔纳克，巴乌托夫斯基，艾特玛托夫，谢尔古年克夫，阿斯塔菲耶夫，金，和马金（世纪末的又一个流亡者，他和普宁去了同样的地方），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我还可以想起波兰的伊瓦什凯维奇，法国的圣埃克絮佩里，勒克雷齐奥，这个单子不会太长，我之所以列出这个名单不是因为这些人太多，而是可以数得过来的一些人，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影响甚微或不为人知。他们都似乎是自己时代里的异乡人。与之相反，另一个谱系不用多说，仅仅提一下卡夫卡就行了，这个世界中魔入邪有多深，他们的祛魅驱魔的想象力也就有多高。就是他那些临终遗稿中要全部销毁的作品构成了 20 世纪文学的主要经验。显然，卡夫卡不是出于作品的艺术质量留下这种遗稿的，他害怕“扩散病菌”。然而，不幸的是，卡夫卡并不是感染源，他只不过是这个世纪里一个极为敏感的病人。那些病菌已经弥漫在我们呼吸的空气中。

就像艾特玛托夫《白轮船》结尾时的那个孩子，他拒绝了一个孩子的心所不能接受的世界。我知道这个世界的基础并不是那些单纯与美好的事物，世界的基础似乎深深地直根于暧昧与不明朗的东西之上。这个世界经常发生天国与地狱的循环，发生善意与恶果的

恶性倒错。而今我就在这样的循环之中生活，在善意与恶果的恶性倒错的历史结果中思索和写作。有时我甚至想：如果世界上的那些明亮而美好的思想，从来都不曾被人去实践过是不是更好些？那样至少我们仍然能在思想中拥有一片明朗，仍然可以对生活世界怀着无限的希望。就让它永远地呈现在文字的地平线上。我想起过去时代的一些童谣，和乡村社会里的民间故事，在它们的叙述里，贫穷似乎永远透露出善意的和幽默的品质，而暴富总与贪婪结缘，与可笑结缘。而今贫穷的人失去的不久是他们从来也没有得到过的财富，而是幽默自信的品质。

我想起一些歌，那是一些歌唱领袖和新生活的革命歌曲，有许多曲调和旋律来自西北民歌或牧歌、祝酒歌或祝福歌。藏、蒙民族的歌所具有的宗教般的虔诚，对世界怀着古老的感恩之情，对生活牧歌式的、田园诗般的由衷的赞美，化入了优美的旋律。这些曲调填进了新词变得广为传唱。如今这些词句随着那个时代失去了意义，但它们的旋律仍然感人至深。它来自更深的源泉。对生活世界的美好感情不会永远显示在苍白的词语中，但会永远深埋在无法言说的曲调中。我有时仍然哼着这些曲调，我知道偶然性的词语与永恒的曲调不同，应该消失的是覆盖物，而不是被覆盖之物。不是吗？我们如今变得深刻复杂了，但失去了对生活的由衷的赞美之情，失去了肯定世界的能力，失去了对世界说“是”的勇气。在一个瞬间丧失了的感情似乎已经永远地丧失了。单纯、美好的感情与事物一定

是幼稚可笑的？我们都害怕使自己看起来幼稚可笑。不是我们自己把美好的事物变得可笑起来的？或者，美好的感情和美好的事物只能帮邪恶势力的忙？就像一个东欧作家的小说所写的，抒情诗人只能帮极权主义者的忙？美好的事物与感情只能为建造地狱服务？是的，美好，健康与明亮，差点成了欺骗性意识形态的基础风格。明亮的思想与明亮的语言风格，差一点剥夺尽我们的怀疑与忧虑的权利，它企图消除世界的暧昧性，可最终消除的是我们的自由。我们的遭遇也许并不是定律……

如今，我阅读的书是那样一些越来越具有暧昧智慧和复杂性的书，很少去读或重读那些相对单纯而美好的书，但我时常想起它们留在心中的韵味余音，为什么我就不能让词语的显义消失，让曲调复活？我甚至也不再奢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写出那样具有美好感情与美好事物的书，就像仍然生活在世界的早晨。甚至写这篇短文从心中发出无限感叹的人也不是今日的我，而是我心中的那个孩子，一个贫苦生活中的孩子，但通过文学，他对生活世界产生无限的梦想。是那个孩子最早地热爱上了文学，并且开始做梦都想成为一个作家。是那个孩子把这个热爱传递给了我，我才于多年之后开始了文学写作，是的，一个作者总是诞生于一个热情的读者。但我知道，我如今已经背叛了他，背叛了那个孩子的初衷。我如今写下这篇文章，似乎包含着要表达对那个孩子的歉意。以及对所有这样的孩子？我不仅没有写出满足一个孩子的美好感情的书，而且更糟糕是似

乎越来越没有这种可能性了。我知道我写的东西他肯定不爱看，而且他也看不懂。他只能理解那些美丑有别善恶分明的世界，至少也是一个有界限的世界。那样他的未来就有希望，他长大了就能够有所行动。而一个暧昧含混的世界如同一片沼泽。——但这不是真的，或者，我是说……批判，怀疑，其实我们也没有批掉什么，倒是失去了首肯生活世界的感情，批评和怀疑，如果没有了肯定之物，批判与怀疑就只能带来一个碎片化的世界，还有就是，内心的无法康复的沮丧。

而今，我想重新学习做一个读者，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是我的个人阅读史所塑造的。也是我的阅读产生了我的写作。人生是一次单向的旅程，到了结束的时候故事就不能重新开始了。然而我们手中的书可以打开重读，可以逆行也能够跳读，故事可以重新开始，我们可以重新发现一种理解。因为，事情可能有点像卡尔维诺在有关阅读的小说《寒冬夜行人》里所说：“阅读意味着接近一些将会存在的东西。”

前言 I

阅读和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

阅读，即对文字符号的阅读和领悟。毋庸置疑，人类的阅读行为是随着文字这一套符号系统的产生而产生的。虽然和人类的全部历史相比，文字的出现是非常晚近的事情，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告诉我们：阅读行为一经产生，便成为人类最重要的学习方式，并从此成为人类发展个人经验、交流彼此情感甚至传播文化、传承文明的重要方式。正如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其博大精深的《阅读史》中所言：“在文字社会中，学习阅读算是一道入会仪式，一个告别依赖与不成熟沟通的通关仪式。学习阅读的小孩借由书本之途径得以参与集体的回忆，熟悉此一社会的共同过去。”

人类交流信息和传承文明的方式经过了漫长而又复杂的演变。在文字产生之前的悠长历史进程中，原始人类曾经用手势、表情及呼叫来表达意义和交流信息。语言的出现，把人和动物从本质上区分开来，人类开始以口传身授的方式将文明的薪火一代一代地传承。但是声音会受到时空的限制，导致语言承载的信息得不到有效的传递和积累，“结绳记事”和“契刻记事”便是文字产生之前的上古先民帮助记忆和保存信息的方法。由结绳而契刻再到图画，最后终于

衍生了文字。据考古发现,文字大约产生于四五千年之前,而人类的历史,早在300多万年前就拉开了帷幕。

文字出现以后,人类社会便开始了自己的书写史和阅读史。值得注意的是,一直以来,并不是人类社会中的全体成员都能学习书写和阅读,事实上一直有很多人无法“入会”和“通关”,被排除在文字社会之外。从书写材料的不断变革到15世纪中期谷登堡成功地用他所发明的铅字印刷术制作出世界上第一本铅字书籍《圣经》,书写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走的其实是一条不断在时间和空间领域扩大其传播范围的道路。其中,印刷术的发明,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其意义和影响正如阿尔维托·曼古埃尔所言:“既直接又深远,因为,很多读者几乎立刻就了解到它的伟大优势:速度、文本的统一性、价格相对便宜。”“突然间,自从书写发明以来的第一次,迅速而大量地生产阅读材料成为可能。”印刷物的普及不可避免地,把知识从少数人手中移交给了普罗大众,把书籍这种曾经价值昂贵的稀世之物变成了廉价的商品。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或者说在书籍更容易取得,并有多人学会阅读和学习书写的时代之前,文字所承载的信息是通过何种方式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大地扩大它的流播范围实施它的传播功能的呢?以传播学的视角对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的《阅读史》进行阅读,我们可以发现:大声朗读和图像阅读成为那些时代普及文字信息的重要手段。

我们知道,文字出现在口传文明和印刷文明之间的历史时期,所以最早发生的文字带有口传文明的习性也就不难理解,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说:“从苏美尔人最初的刻写板开始,书写文字的目的就是用来大声念出”,因为大声念出的话语,“带有翅膀,可以翱翔;相比之下,书页上的沉默文字只是静悄悄不动,一片死寂。”而且,据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考证,“《圣经》的原始语言——阿拉姆语和希伯来文——并未将阅读活动与言说活动加以区分;两者都用同一个名称来表示。”不知是否因为文字惯性地带有口传文明的习性,还是因为口传作为一种具有高度交互性的集体仪式而赋予公众意义等原因,到中世纪以及印刷文明出现前期,大声朗读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公共阅读方式。大声朗读的特点是文本的喜悦由大家共同分享,而不是属于个人,这和宗教时代的时代精神是互相交融的,在这个时代,个人的烦恼与欲求必须受制于集体的需要,“孤独和隐私被视为是惩罚;这里没有一般人所谓的秘密;任何种类的个人追求,不管是智性上或其他方面都受到强烈的压制。”不过,我们知道,印刷术发明之前,读写能力并不普及,而书本更是仅属于少数富有的财产,阅读书本便成为一小撮读者的特权,那些一心巴望着熟悉某一本书籍或某一个作家的普通民众,其聆听朗读的机会便远远大于将珍贵的书籍一卷在握,正因为如此,通过大声的朗读,文字的传播得以通达那些不具备读写能力或者具备了读写能力但却无法拥有书籍又或者既具备了读写能力又拥有书籍但不愿意做一个(仅仅是一个)

孤独的读者的诸多民众，文字由此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它的传播功能。但是，“朗读仪式无疑地剥夺了听众的阅读活动里所固有的一些自由——选择一种语调、强调一处重点、回到一处最爱的段落——但它同时也给予这多变的文本一个值得尊敬的身份、一种时间上的一致感和一种空间上的存在感，而这在孤独的读者那善变的双手中是鲜少出现的。”

除了大声朗读，图像书一度十分盛行。图像书的出现和流播实现了一些宗教人士让不识字的信徒通过欣赏教堂和书本上的绘画来阅读宗教教义的愿望，因为“图画对于不识字者的效用，就像书本对于读者一样。”我们自己在阅读活动中一定也有过类似的体会，假设我们阅读的是不曾学过的文字，自然无从明了书中内容，但是如果这本书中有插图，那么我们通常还是可以找到文字的意义。如前所述，当时阅读能力是少数富有者的特权，贫苦者无法学习书写和阅读，所以这些图像书籍后来被冠之以《穷人圣经》之名。富人阅读文字，穷人阅读图像，图像便是这样实现了文字更大面积的传播职能，并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政治民主，因为“对目不识丁者来说，由于无法阅读文字的东西，看见圣经呈现在一本以他们可以辨认或‘阅读’的图像书上，一定能够诱发出一种归属感，一种智慧与智者、掌权者分享上帝的话具体呈现的感觉。”然而，图像作为一种任何人（包括受教育者或未受教育的人）都可以了解并加入共享的语言，也被很多人认为是给具备阅读能力但却精神贫弱、缺乏进一步

的求知欲的人看的，用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的话来说，每一个文字都具有“多样的意义，读者可以根据作者的随文注解或读者自己的知识来摸索，以逐步获得更深入的领会。”而且，从阅读方式来看，对于文字书册，“读者可以用任意方式来阅读，读个一小时或一年，中断或延迟，跳过一些段落或囫圇吞枣。但是，阅读《穷人圣经》书中的插图页几乎是一种瞬间性的动作，因为‘文本’是以图像的方式整体呈现，没有语意上的逐渐变化，而且图案中的叙事时间必然与读者自己的阅读时间一致。”因为以上原因，中世纪的图像书成为一种供给物质上贫困或者精神上贫弱的人阅读的文本。

综上所述，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在读写能力作为少数人的特权、书籍只为少数人所特有的时代，大声朗读和图像阅读成为文字信息的重要补充，成为向更多的民众实施普及性的传播的必要手段，并且借由此种传播方式，政治上的平等和观念上的民主得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有趣的是，这两种方式都需要读者（大声朗读的听众或图像阅读的观众）的高度参与而不是深度参与，深度参与属于独自默读文字的那些孤独的读者，而这种读者只是在印刷术发明之后的大众阅读时代才得到了培育的土壤从而大量地生成。

应该说，我们的社会是经由谷登堡印刷机的发明而进入大众阅读时代的，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阅读的能力，并且拥有了书籍，随着经书慢慢地被束之高阁，世俗读物开始出现与兴盛，更为大众化的传播形式普及到人们的客厅与卧室。“人们从聚集在一

起听讲故事、说唱或聆听经文的场所散开，回到自己的家中独自阅读书籍。”文学作品是当时阅读的主要内容，比起传统的经书或经典，这些作品广泛而深入地发掘了个人内心经验，发展了个人内心世界，对此，耿占春先生有精辟的表述：“在阅读社会，我们的内心世界是被漫长的阅读过程所塑造的。阅读是一种个人化的行为，它要求个人的独处状态，要求安静的环境与心态。阅读使我们向我们的内心深处走去。”“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是一个人自我对话的过程，是自我质询、自我探索的复杂的内心活动。阅读产生了近现代特有的内心生活样式。”

发掘内心经验，发展内心世界，这种近现代特有的内心生活样式表现的正是读者对文学文本的深度参与。但是，这种内心生活样式、这些孤独的读者群落受到了我们今天所处时代的严峻挑战。电子媒介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不断普及，作为人类传播史上一次空前的革命，极大地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方式，也改变了文化自身的形态。

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说：“当语言从口传包装和印刷包装转换到电子包装时，主体与世界的关系也就被重新构型”。诚然，网络社会在改变我们的经验方式和生活模式，型塑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联系主体与世界的重要渠道——阅读——前文已经提及，阅读便是对世界提供给我们的符号（一般特指文字符号）的辨读与翻译。通过互联网这样的互动媒体获得知识和信息

的网络居民或网络漫游者日益增多，和通过电影、电视等播放媒体阅读世界的观众，通过文字符号辨读世界的孤独的读者并存，并且和观众一起，逐渐挤占传统读者的时空领域。

有意思的是，就网络的交互性这一点而论，今天这个电子文明阶段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原初的口传文明阶段，显然，人们在网络活动中的高度参与状态可以和从前人们在聆听圣言、阅读圣像时的高度参与状态用同样的方式加以分析。我在《阅读史》中就发掘出了两个可以对此加以解析的既新鲜又颇有意义的角度。第一，从前的人们在阅读活动中，往往是“欲达到完整的理解，不仅需要眼睛，也需要整个身体的配合：随着句子的韵律摆动，并将圣言喃喃念出，免得有任何神意在阅读中不慎流失。”这样的阅读情形在独自阅读书籍的印刷文明时代较为少见，那时的阅读通常是由眼睛而大脑、而心灵，然而在今天的电子文明时代，这种情形再次出现。网络多媒体、超文本、超链接一方面要求新型读者调动身体的不同感官，另一方面也为他们同时使用多种感官进行阅读提供了可能性。第二，在印刷术出现之前，卷轴是人类社会主要的书籍样式。和印刷文明时代的书籍相比，卷轴的表面积十分有限，文本的组织只能依据卷轴的容量来进行区分。阅读书籍的时候，读者几乎可以立即地轻易翻拨到其他各页，因此保有一种文本的整体感，阿尔维托·曼古埃尔把它称之为“一个在阅读过程中读者通常将整个文本握于手中的事实所构成的感觉”；而阅读卷轴的时候，读者显然无法获得这

样一种整体感。另外，现代书籍的四个边白使得读者可以十分容易地对文本的内容加以注解和评论，而这些注解和评论显然建立在读者阅读时深度卷入的思考和体会之上；阅读卷轴时，这样的参与要困难许多。今天，“我们的电脑荧幕已经返回到这种古代的书籍格式，只能靠着往上或往下滚动卷轴来显示部分的文本。”电脑荧幕不仅是在缺乏整体感和古代卷轴具有相同的不便之处，实际上，网络世界看起来为新型读者提供了一个随意、广泛发表意见，充分参与和交流的无限空间，但是和在书籍的边白上发表意见相比，通过点击的方式进入的这个发表空间和文本本身的联系显然要微弱许多，无论是在外在的形式关联方面还是在所发表意见的内容关联方面。

身体的高度参与削弱了心灵的深度感悟，文本的非整体性更是几乎销蚀了原始读者和新型读者深度卷入的可能性。这就是电子文明时代在阅读特性和审美品格上对口传文明时代的复归。

另外，今天的人们用“读图”二字来概括我们时代的阅读特性，比如说，耿占春先生就用阅读书籍这种行为来理解和定义自身的文化特性，以区别于阅读图像的一代新人类。一代新人类的图像阅读，显然失去了他们从事此种阅读活动的前辈那样的时代基础。今天这个时代，人们普遍地具有书写和阅读能力，以及拥有书籍的巨大可能性，因此今日图像的出现便不再具备旧日图像在传播学以及在政治领域推进平等和民主的功能和意义，相反却一方面因为图像书籍和电脑等电子设备的价格相对昂贵，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贫富

的差距和社会的不平等，一方面保留了它在精神上的相对贫弱。今日阅读图像的一代新人类便具有了和中世纪那些“‘精神贫弱’、缺乏进一步的求知欲而自满于这些图像”的“学者或教士”相同的精神品格。

这就是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一个技术手段能够而且已经为人类提供无限量的资讯与娱乐的时代的阅读状况和阅读特性。当然，也有一些乐观主义者认为，文学在探究心灵和人性方面，在摹写生存状态方面，在张扬想象力方面，在文明的传承与塑造方面具有最为宽广的表现力，是最为强大的人类情感工具，所以即使在已经进入电子阅读的今天，尽管作家的写作技巧在不断提高，大众的阅读趣味也日新月异，但经典文学作品的价值亘古不变。理论上如此，文学自身的历史也是如此。是这样吗？我们只能对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拭目以待。

前言 2

关于文学社会学以及本次 海口市青少年文学阅读状况的社会调查

一、关于文学社会学

在前言 1 中，我们对阅读和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书写、书籍和人类的阅读行为都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其发生变化的总趋势是不断扩大文字和书籍的传播范围，以期覆盖更多的人群；口传文明时代，掌握书写和阅读能力的人极少，人们凭着聚众朗读和图像阅读来扩大文字的流播，这些阅读方式要求读者的高度参与；印刷文明时代，随着印刷书籍和阅读能力的普及，以及大众阅读社会的形成，较有规模的文学阅读出现了，文学提供的是关于个人内在经验的知识类型和关于个人情感世界、人生历程、内心探索的知识范式，文学阅读是一种个人化的行为，它要求读者的深度参与；电子文明时代即我们今天身处的这个时代，也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个体都能经验到的新的“读图”时代，无疑，这个时代的读者对文字的读写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和提高，但他们宁可透过可见可闻、直观具体的图像和声音来获得知识与经验，以身体的高度参与来消解心灵的深

度参与，消解伴随着文字阅读所特有的沉思和内省。确实，相对于现代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提供给大众的各种数量繁多花样翻新的平面化视听刺激而言，文学作品无论是主题还是叙述形式都显得过于复杂和深刻了。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文学、文学研究以及其他人文学科在整体性地经历着严重的令其日见衰落的制度化危机，在总体社会话语中越来越边缘化。这一方面是诸多人文学者们切身的个人经验感受，另一方面也令他们积极思考文学、文学研究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社会意义。德国学者 Schmidt 等人由此提出了一种新的整体化文学理论。他们认为，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学理论是一种社会科学，“文学研究的主体是文学文本所包含的社会构成和社会作用，这是一个整体，它建立在文本生产者、文本处理、文本接受、文本生产后处理，以及美学交流等环节所构成的系统上；也就是说，文学是一个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①加拿大学者斯蒂文·托托西积极主张一种新实用主义，即一种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方法。“所谓经验主义文学研究是指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这个系统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检查、摹仿、继承、改写、翻译等，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说，投放实践、测

① [加拿大] 斯蒂文·托托西讲演，马瑞琦译《文学研究的合法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